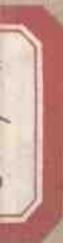


中華活葉文選 70

游俠列傳 司馬遷



游俠列傳

司馬遷

【作者介紹】見《文選》第3號《廉頗藺相如列傳》。

【說明】在封建社會里，人民受到統治階級的殘酷壓迫，如果稍加違抗，則迫害會更加嚴重，因此就產生一種願望：能在急難的時候，有仗義的人敢于挺身出來援救他們。順應人民的這種願望，自周末到漢代，社會上曾經出現一批不顧統治階級的法律、道德的壓制，輕生重義、排難解紛、扶危濟困的游俠之士。他們的仗義行為受到廣大人民的崇敬。但是，統治階級却把他們視為暴徒而橫加殺害，連歷史上以寬仁著稱的漢文帝也不例外。統治階級的代言人污蔑游俠是“專以奸犯公法”，一些知名的學者如揚雄之流，也攻擊游俠為“竊國靈”（見《法言·淵騫》）；直到東漢末年，史學家荀悅還貶毀他們是“德之賊”（見《漢紀》）。

司馬遷在這個問題上和統治階級的代理人具有迥然不同的觀點。他在《酷吏列傳》中，通過張湯迎合漢武帝意旨訂立專制法律、杜周順从人主好惡解釋法律的事實，揭露所謂公正的法律，不過是統治者任意壓迫和殘害人民的工具。在這篇《游俠列傳》中，更指出不同集團的人們有不同的道德觀：統治者的道德標準是財富、權勢，即所謂“何知仁義，已享其利者為有德”，“侯之門仁義存”。被壓迫者的道德標準，則

是竭力振救別人的急難而不居功，即所謂“不矜其能，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从司馬遷看來，游俠的行為“雖不軌于正義”，“雖時扞當世之文罔”，却是符合人民的利益與願望的。他們“救人于厄，振人不贍，仁者有采（有所採取）；不既（失）信，不倍（背）言，義者有取焉”（《太史公自序》），值得為他們立傳。給他們以很高的評價和熱烈的頌揚。

這篇文章，記述漢初到武帝時代游俠的事迹。其中主要介紹朱家、刷孟、郭解三人。朱家最著名的俠義事迹是援救季布，詳載《季布讎布列傳》，這裡只在概括敘述朱家施恩不望報的俠義作風後，用“既阴脱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一句交代過。是用的“互見法”。對刷孟的事迹，只通過周亞夫慶幸“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一句評語，從旁襯托出刷孟威望之高，影響之大；最後點出刷孟母死時，單從遠方來送喪的就有車千輛這一事實，使讀者不難想象到刷孟是怎樣的深得人心。這是用的“虛寫法”。只有對郭解，作者才用大量篇幅、淋漓筆墨，從正面加以描畫。不僅寫他行俠的具體事迹和別人願意為他出力的情狀，而且還寫出他克服缺點，逐步成為游俠人物的過程。給我們塑造了一位“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和“不矜其功”的典型的游俠形象。

作者在《刺客列傳》中，對每位刺客的事迹都作了具體生動的描寫。在本篇中，寫游俠的“救人于厄，振人不贍”事迹，雖有其共同特點，但卻分別採用了不同的表現手法。這樣就避免了呆板單調的缺點，顯得風格上的變化多姿。

韓子①曰：“儒以文②亂法，而俠以武犯禁③。”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于世云④。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⑤，輔翼其世主⑥，功名俱著于春秋⑦，固无可言者⑧。及若季次、原宪⑨，閭巷⑩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⑪之德，又不苟合當世⑫，當世亦笑之⑬。故季次、原宪終身空室蓬戶⑭，

①韓子——韓非，戰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本韓國貴族，同李斯師事荀卿，後入秦，遭李斯、姚賈忌害，死於獄中。著有《韓非子》。②文——指儒家的詩書經典。③俠——即游俠。語見《韓非子·五蠹》，意思說：儒生利用經書，是古非今，擾亂國家的法度；游俠依仗武力，庇護亡命之徒，違犯國家的禁令。④這句說：儒生和游俠，雖都受到韓非的譏評非難，可是儒生一类人物還是多受到世人的稱道啊。⑤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至于那班憑藉儒術、使用手段獵取高官厚祿的儒生。術，这里是双关語，表面是指儒術，實際是指權術。（這是諷刺以儒術投合漢武帝而官至丞相的儒生公孫弘和附會經義替武帝訂立專制法律的酷吏張湯等人。）⑥輔翼——輔佐，扶助。世主——當世的君主。⑦著——撰寫。春秋——泛指國史，不是《六經》中的《春秋》。⑧固无可言者——這也是雙關語，表面上說，（這類功名俱著于春秋的儒生，受到世俗的稱道，）本來是不用說的了；實際是說，這一類的儒生根本不足道。⑨及若——至如。季次——孔子弟子齊人公皙哀字。原宪——孔子弟子魯人子思字。兩人都終身不仕。⑩閭(lí)巷——鄉里，民間。⑪懷——抱，持。獨行君子——獨善其身、不隨波逐流的高士。⑫義不苟合當世——堅持德操，不隨便與世俗同流合污。苟，苟且，隨便。⑬笑之——譏笑他們迂拘孤僻。⑭蓬戶——用蓬草編成的門戶。空室蓬戶是說生活窮困，住屋簡陋。《莊子·讓王》：“原宪處居环堵之室，蓬戶不完，以桑為樞而甃牖，上漏下湿，獨坐而弦歌也。”

褐衣疏食不厌^①。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②。今游侠，其行虽不軌于正义^③，然其言必信^④，其行必果^⑤，已諾必誠^⑥，不爱其軀，赴士之阨困^⑦。既已有亡死生^⑧矣，而不矜其能^⑨，羞伐其德^⑩，蓋亦有足多者焉^⑪。

且緩急^⑫，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棄于井廩^⑬，伊尹負于鼎俎^⑭，傅說匿于傅險^⑮，呂尚困于棘

①褐(賀 hé)衣——粗布衣服。疏食——粗劣的飯食。疏，亦可作“蔬”解。厌——同“饜”，飽；一說：“厌”如字，不厭，就是不厌恶，也可通。
②志——懷念。司馬遷寫這篇文章時，季次、原宪已去世四百多年，那時社會上懷念仰慕他們的仍大有人在。
③軌——合。正義——這裡指統治階級的正常道德標準。
④信——守信用。
⑤果——堅決(完成)。
⑥已諾必誠——已經答應的事情一定忠誠地辦到。
⑦不愛其軀，赴士之阨(餓 è)困——不惜性命去奔走解救別人的急難。赴，奔赴。阨，災禍。
⑧存亡死生——意思是，為解救別人的急難出生入死。一說當作“存亡生死”，就是使亡者存之，死者生之。
⑨不矜其能——不夸耀自己的本領。
矜，同下文的“伐”都是夸耀的意思。
⑩羞伐其德——羞于吹噓自己的德惠。
⑪蓋亦有足多者焉——(游俠)也有值得贊美的啊。蓋，語首助詞。多，稱道。
⑫緩急——這是偏義複合詞，用急字義，就是急難的意思。
⑬虞舜——古代傳說中的賢王。廩(林上 lin)——米倉。《孟子·萬章上》說：舜的父親喜愛后妻的儿子象，他們曾一再迫害舜。一次叫舜去修理米倉，等他上去後就把梯子拿掉，放火燒倉，企圖燒死他；一次叫舜去淘井，等他下去後，就用土將井填平，打算活埋他。幸虧兩次都脫險。
⑭伊尹——商湯的賢相。負——揹着。鼎——烹煮肉的鍋。于——語助詞，不作“在”字解。(《殷本紀》即作“負鼎俎”，無“于”字。)俎(組 zǔ)——砧板。《孟子·萬章上》：“伊尹以割烹要(腰 yāo，干求職位)湯。”切肉烹飪是廚師的事情，故稱“負鼎俎”。這是說伊尹在不得志時，曾經做過廚師。
⑮傅說(yuè)——殷高宗武丁的賢相。傅險——即傅巖，在今山西平陸東。相傳傅說未遇武丁時，隱居傅巖，為人筑牆。

津①，夷吾桎梏②，百里飯牛③，仲尼畏匡④，菜色陈、蔡⑤。此皆学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⑥，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⑦！

鄙人⑧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麌其利者为有德⑨。”故伯夷醜⑩周，餓死首阳山⑪，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⑫；

①呂尚——即輔佐文王、武王建立周朝的太公望，又名姜子牙。棘津——古时又名石济津，在今河南延津东北，现已湮沒。《尉繚子》：“太公望行年七十，糞食棘津。”故称“困”。②夷吾——即佐齐桓公霸諸侯的管仲。桎梏——足镣手铐。管仲初事公子糾，后公子糾与齐桓公爭奪齊國政权，公子糾戰敗，管仲被桓公俘虜囚禁，故称“桎梏”。③百里——百里奚，秦穆公的賢相。餵（反 fǎn）——喂養。百里奚未得志時曾游周，周王子頴好牛，百里奚即為他養牛，以求重用，故稱“餵牛”。（見《秦本紀》）④仲尼——孔子字。匡——春秋卫地，在今河南长垣西南。孔子的相貌象阳虎（魯國权臣季孙氏的家臣），过匡时，匡人誤認為是阳虎，把他圍困，几乎遇害。⑤陳——春秋时国名，都宛丘（今河南淮阳县）。蔡——春秋时国名，原都今河南上蔡，最后迁都州來（今安徽寿县北）。孔子路过陈、蔡时，途中絕糧，面有菜色（饥饿的顏色）。⑥猶然——而且还……。菑——同“灾”。⑦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这是司馬遷遭李陵之禍，身被腐刑所引起的无限感慨，意思說：何況是一个平常的人而又生在亂世的末期，他所遭受到的禍害哪里能說得完呢？涉，經歷。郭嵩焘說：“秦為亂世，自秦以後皆亂世之末流也。”⑧鄙人——这里指勢利小人。⑨已——說當作“己”。饗——同“享”，受。这两句說：鄙俗的人有句口头禪說：“哪管什么仁义不仁义，自身受到誰的好處，誰就是有德義的人了。”⑩伯夷——殷末孤竹君的長子。醜——認為可耻。⑪首阳山——在今山西永濟南。伯夷認為周武王伐紂而有天下，是以暴易暴，因此不食周粟，餓死于此。⑫文、武不以其故贬王——意思說，文王和武王的王業並不因為伯夷餓死而遭受貶損，世人还是照样稱頌他們的功德。

跖、蹠暴戾①，其徒誦义无穷②。由此观之，“窃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③”，非虛言也。

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④，久孤于世⑤，岂若卑論儕俗⑥，与世沈浮而取荣名哉⑦！而布衣⑧之徒，設取予然諾⑨，千里誦义⑩，为死不顾世⑪，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⑫。故士穷窘而得委命⑬，此岂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⑭邪？誠使乡曲⑮之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⑯，效功于当

①跖——盜跖，春秋时代反对貴族統治的領袖。蹠——庄蹠，战国时代楚国起义軍的領袖。他們兩人都被貴族統治者污蔑為“盜”。古代都把他們作为“坏人”的典型。暴戾(力 li)——殘暴，凶狠。②誦义无穷——永远傳誦他們的义气。③窃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語出《庄子·胠篋》，这里的意思是說：私偷帶鉤的被杀戮，公然竊國的成了諸侯；勢利小人受了諸侯好处，就称頌他們有仁义了。作者引用這話來批判統治者的道德标准不过是权勢罢了，他們的毀譽原不足为凭。与庄子的原意略有不同。④拘学——迂拘的书生，指季次、原宪一类的儒者。咫(zǐ zhǐ)尺之义——一点儿德操。咫尺，比喻微小。咫，八寸。⑤久孤于世——长久孤立，老是与世人合不来。⑥岂若——何如，哪里比得上。卑論——放低調子。儕(chái)俗——与世俗为伍。⑦这句是司馬迁說的反話，意在譏刺那班曲学阿世以猎取榮華富貴的儒生。班固不懂得这句话的真意，錯誤地批評司馬遷“序游俠則退处士而進奸雄”。(見《漢書·司馬遷傳》)⑧布衣——平民，这里指游俠。⑨設取予然諾——財物取舍和应允了別人的事都看得很严肃认真。設，这里是严肃认真的意思。⑩千里誦义——千里之外都称赞他們有义气。⑪为死不顾世——为別人拚命，不管世人的是非議論。⑫非苟而已也——(作一个游俠)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⑬委命——把性命交托給游俠(得到他們的庇护)。⑭間者——間氣所鍾者，即杰出人物。古时认为英雄豪杰秉天地特殊之气，間世而出，故称。⑮誠——假如。乡曲——犹言乡里，民間。⑯比权量力——比較社会地位的輕重和能力的大小。

世^①，不同日而論矣^②。要以功見^③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④！

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⑤。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⑥，皆因王者亲属，借于有土^⑦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⑧，其勢激也^⑨。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⑩，聲施^⑪于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⑫。然儒、墨皆排擯不載^⑬。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⑭滅不見，余甚恨^⑮。

①效功于當世——對當世社會的貢獻。效，貢獻。②不同日而論——不能相提並論。這句的意思是說，季次、原完的身份、德行雖然值得尊重敬仰，但是乡曲之俠對社會所起的實際作用，却不是這班獨善其身的人所能比擬的。③要(腰 yāo)——總之。見——同“現”。④曷(合 hé)——何。少——輕視。這句說：總之，以對人有功績表現、說話有信用做標準來衡量游俠的話，他們的那種俠義行為又哪里可以輕視呢？⑤靡(米 mǐ)得而聞已——已無從知道了。⑥延陵——吳季札，春秋時吳國貴族，封于延陵(今江蘇武進)，號延陵季子。他遍游各國，交游很廣，但他的游俠事迹不顯著，所處的時代，在司馬遷當時也不能稱為“近世”，因此前人也有以為“延陵”二字是衍文的。孟嘗——孟嘗君，齊國貴族田文。春申——春申君，楚考烈王相黃歇。平原——平原君，趙惠文王弟趙勝。信陵——信陵君，魏安釐王異母弟公子無忌。他們被稱為戰國四公子，以好客養士傾動當時，門下各有食客數千人。之徒——這一流人物。⑦土——指封地。⑧疾——快，加強。⑨勢——風勢。激——激盪。這兩句的意思是說：四公子所以聞名天下，是依靠優越的社會地位和豐厚的財產，就象聲音隨着風勢的激盪而傳播得很遠一樣，並沒有什麼了不起。⑩研名——研礪名節、培養名聲。⑪施(意 yì)——延續，傳揚。⑫這句的意思說：游俠依靠自己的努力而聞名天下，這才是的確不容易的。⑬這句說：可是儒、墨兩家都排斥擯棄游俠，不記載他們的事迹。⑭湮(音 yīn)——埋沒。⑮恨——以為可惜，以為不足。

之。以余所聞，漢初有朱家、田仲、王公、周孟、郭解之徒，虽時扞當世之文罔^①，然其私義^②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③。至如朋黨宗彊^④，比周設財役貧^⑤，豪暴侵凌孤弱，恣欲^⑥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⑦。

魯^⑧朱家者，與高祖^⑨同時。魯人皆以儒教^⑩，而朱家用俠聞^⑪。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余庸人不可勝言^⑫。然終不伐其能、歎其德^⑬，諸所嘗施，唯恐見之^⑭。振人不贍^⑮，先從貧賤始。家無余財^⑯，衣不完采^⑰，食不重味^⑱，

①扞——抵触，違犯。文罔——法律禁令。罔，同“网”。②私義——个人的道德作风。③这句說：游俠的名声不是凭空建立起来的，一般人士也不是无缘无故就依附他們的。④朋党——結党营私。宗彊——彊宗豪族，即土豪劣紳。⑤比周——互相勾結。設財役貧——利用財勢役使貧困的人。⑥恣欲——放纵情慾。⑦猥(wěi)——混杂。令——使。这句說：我深感痛心的，就是一般人不考察游俠的真实用意，而混杂地把朱家、郭解等人和那批暴徒当做同类而俱加非笑啊。⑧魯——汉县名，今山东曲阜。⑨高祖——汉朝开国皇帝刘邦。⑩以儒——拿儒家的詩書礼乐教导人們。⑪用俠聞——因为行俠而出名。用，以。⑫这句說：由朱家包庇而活命的豪杰之士就有好几百，至于所庇护的普通人那就数也数不清了。⑬〔不〕歎(xīng)其德——不因对别人有德惠而沾沾自喜。歎，欣喜。⑭諸所嘗施，唯恐見之——只怕碰見那些曾經受过自己好处的人。⑮振——同“賑”，救济。不贍——贫困。贍，富足。⑯家無余財——意思說，专务施舍，家中从不攢积錢財。⑰衣不完采——衣服破旧，連顏色都褪光了。⑱重味——两样菜。

乘不过駒牛^①。專趨人之急，甚已之私^②。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③，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关^④以東，莫不延頸^⑤願交焉。

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⑥，自以為行弗及。

田仲已死，而雒阳^⑦有刷孟，周人以商賈為資^⑧，而刷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⑨，条侯為太尉^⑩，乘傳車將至河南^⑪，得刷孟^⑫，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

①駒(gōu)牛——駒，車輶(駕車時套在牲口脖子上的器具)兩邊向下弯曲部分，這裡作動詞用。駒牛猶言“駕牛”。漢時貧賤者乘牛車，這是說朱家生活儉朴。②這句說：熱心奔走別人的急難，勝過辦自己的私事。③季布原為項羽部將，曾多次窘困刘邦。刘邦統一天下後，悬賞千金捉拿季布。經朱家托汝阴侯夏侯嬰替他疏通，刘邦才免了他的罪，并任為郎中，后官至中郎將、河東郡守。④关——函谷關，在今河南靈寶西南。⑤延頸——伸長脖子。⑥父事朱家——把朱家當做父親來服侍。⑦雒阳——即洛阳，故城在今河南洛阳市東北。⑧周人——洛阳原為周地，所以稱洛阳人為“周人”。以商賈(古gǔ)為資——靠做買賣謀生。資，生計。⑨汉朝初年大封同姓諸侯。這些諸侯後來逐漸形成割據勢力。公元前154年景帝采納鼂錯建議，開始削減諸侯封地，以巩固中央權力。吳王劉濞即聯合楚王劉戊及胶西、胶东等其他五王，以謀鼂錯為借口，發動叛亂，為周亞夫率三十六將所擊平。叛亂諸王均自杀或被殺。⑩条侯——周亞夫，絳侯周勃之子，文帝時改封于条(在今河北景縣境)，故稱。太尉——漢朝的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之一，位仅次于丞相，掌管全國軍事的最高武官。⑪傳車——驛站的交通車。河南——漢初郡名，治雒阳。轄境約當今河南黃河以南的洛水、伊水下游，双洎河、賈魯河上游地區及黄河以北的原阳县。⑫得刷孟——意思說，把刷孟聘請到了軍中。

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騷动，宰相^①得之，若得一敌国云^②。剧孟行大类^③朱家，而好博^④，多少年之戏^⑤。然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⑥。及剧孟死，家无余十金之财^⑦。而符离人王孟亦以俠称江、淮之間^⑧。

是时济南瞷氏^⑨，陈周庸^⑩，亦以豪聞。景帝^⑪聞之，使使尽誅此屬^⑫。其后代諸白、梁韓无辟、阳翟薛兄、陝韓孺^⑬，紛紛復出焉。

郭解，轵^⑭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⑮外孙也。解

①宰相——指周亚夫，时亚夫任太尉，本为亚相，所以这里称他为“宰相”。②若得一敌国云——就象降服了一个敌国一般。这是比喻剧孟威望很高，影响极大。③大类——很象。④好(号 hào)博——喜欢赌博。⑤多少年之戏——所玩的多是一般年輕人喜欢的游戏。⑥自远方送丧，盖千乘(胜 shèng)——从远方到雒阳来为剧孟母亲送丧的，大概有一千辆车子之多。蓋，大概。⑦这是說剧孟和朱家一样，将所有資产都用来賑濟別人了。⑧符离——秦县名，今安徽宿县。江、淮之間——长江、淮水之間的广大地区。⑨济南——今山东济南市。瞷(賢 xián)氏——为酷吏郅(至 zhì)都所杀。⑩周庸——《汉书·游侠傳》作周廣。⑪景帝——汉景帝刘启，公元前 156—前 141 年在位。⑫使使尽誅此属——派专使把瞷氏、周庸这班豪俠一齐杀光。属，輩。⑬代——汉郡名，治代县(今河北蔚县西南)。轄境相当今河北怀安、蔚县以西，山西阳高、渾源以东的内外长城間地和长城外的南洋河流域。諸白——白家，梁——汉初封国，治睢阳(今河南商丘西南)。轄境約当今河南商丘市和虞城、民权以及安徽砀山等县地区。韓无辟——辟，讀作“避(bì)”。阳翟——今河南禹县。薛兄——兄，讀作“况”。陝——今河南陕县。韓孺——《汉书·游侠傳》作“寒孺”。⑭轵——今河南济源县东南的轵城镇。⑮許負——汉初善于看相的人。他曾相汉文帝的母亲薄姬(时为魏王豹姬妾，豹亡始事刘邦)当生天子；又相周亚夫(时为河内守)当封侯、为将相而后餽死，亦驗。

父以任侠，孝文①时誅死。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阴賊②，慨不快意③，身④所杀甚众。以軀借交报仇⑤，藏命作姦⑥，剽攻⑦不休，及鑄錢掘冢⑧，固不可勝數。适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⑨。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⑩，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⑪。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⑫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阴賊著于心⑬，卒發于睚眦如故云⑭。而少年慕其行，亦輒⑮為报仇，不使知也。

解姊子負⑯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⑰。非其任，彊必灌之⑱。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⑲。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⑳不得。”棄其尸于道，弗葬，欲以

①孝文——漢文帝劉恒，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②阴賊——阴險狠毒。③慨不快意——感到不合己意(的人)。慨，感触。④身——亲自。⑤以軀借交报仇——舍着性命去為朋友報仇。交，朋友。⑥藏命作姦——窩藏亡命之徒，為非作歹。姦，同“奸”。作姦就是犯法。⑦剽(票piào)攻——搶劫。⑧鑄錢掘冢——私鑄錢幣，盜掘坟墓(都是犯法行為)。⑨若——及，或。這句說：(照理郭解早該受到法律制裁了，可是)恰巧很幸運，就象有老天保佑一樣，每逢窘急危險的時候，常常能够逃脫，或是遇到朝廷大赦。⑩折節為儉——改變過去的行為，盡量約束自己。儉，通“檢”，約束。⑪厚施而薄望——給別人很多好处，却不希圖什麼報答。⑫振——救。⑬著于心——牢固地貼在心上。⑭卒(cù)——同“猝”，突然。睚眦(yá-zì)——怒目相視，引伸為細小的仇恨。這句說：可是他(郭解)陰險狠毒的本性總留在心裏沒有改掉，有時仅仅為了別人瞪他一眼的細故，就會突然發作，這還是和過去的情況一樣呢。⑮輒——常常。⑯負——恃，依仗。⑰使之嚼(jiào)——要他喝光。嚼，同“酙”，喝干酒。⑲這句說：這不是那人的酒量所能勝任，硬迫着他灌下去。⑳亡去——逃走掉了。㉑賊——凶手。

辱解①。解使人微知②賊處。賊窘自歸③，具④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⑤，吾兒不直⑥。”遂去其賊⑦，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⑧解之義，益附焉⑨。

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⑩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⑪，是吾德不修⑫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⑬曰：“是人，吾所急⑭也，至踐更時脫之⑮。”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⑯。怪之⑰，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⑲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

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⑳以十數，終不聽。客㉑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听解㉒。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㉓，多不聽者。今子幸㉔而

①欲以辱解——想借此來羞辱郭解。②微知——暗中探察到。
③自歸——向郭解自首。④具——詳盡地。⑤公——對人的敬稱。
⑥固當——本來應該。⑦遂去其賊——就把凶手放走了。⑧多——稱美。
⑨益附焉——更加歸附他。焉，這裡同“之”。⑩箕踞(機据 jī-jù)——坐時兩腳伸直岔開，形狀象簸箕；是一種傲慢不敬的表示。
⑪居邑屋至不見敬——(我)住在本鄉本地弄到不被人尊敬。邑屋，鄉里。⑫修——修明，好。
⑬陰屬(主 zhǔ)——暗中吩咐。屬，同“囑”。尉史——縣尉手下的小吏，掌管徭役等事。⑭急——看重。
⑮踐更——漢代規定：人民輪流為國家服役，一月更換一次叫“卒更”。貧窮人受僱(每月二千錢)代人服役叫“踐更”。脫之——豁免了他。
⑯數(朔 shuò)過，吏弗求——一連輪流几趟，尉史都沒有叫他去服役。
⑰那位箕踞無禮的人受了別人幾次懼蟄，尉史都沒有叫他去服役，因此感到驚奇。
⑲肉袒——解開上衣，露出臂膀。
㉑客——指雒陽地方的賢豪。
㉒曲听解——勉強聽从了郭解的勸解。曲，委屈，不是心甘情願。
㉓在此間——在這裡居間調停。
㉔幸——賞臉。

听解，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賢大夫权乎①！”乃夜去，不使人知，曰②：“且无用待我③，待我去，令雒阳豪居其間，乃听之。”

解执④恭敬，不敢乘車入其县廷⑤。之旁郡国⑥，为人請求事，事可出⑦，出之；不可者，各厌其意⑧，然后乃敢尝酒食。諸公以故严重之⑨，爭為用⑩。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賢豪，夜半过門常十余車，請得解客舍养之⑪。

及徙豪富茂陵⑫也，解家貧，不中訾⑬，吏恐，不敢不徙⑭。卫將軍為言⑮：“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权

①这句說：如今承您瞧得起，听了我的話；可是我郭解怎么可以从外县跑來侵奪別县賢豪們排難解紛的权柄呢？ ②下面是郭解囑咐仇家的話。 ③且无用待我——意思說：你虽然听从了我的劝解，但用不到我公开出面。 ④执——持，謹守。 ⑤县廷——县衙門。廷，公堂。这句是說郭解對官府十分恭敬。 ⑥之旁郡國——到外县去。郡、國，汉朝县級以上的地方行政區域，相當於現在的省（地區一般比現在的省小）。郡直屬中央政府管轄；國以分封諸王、侯，王国、侯國都有很大的自主權。旁郡國是泛指本縣以外的其他地方。 ⑦出——出脫，解決。 ⑧各厌其意——（也）使双方都感到滿意。厌，同“贍”，滿足。 ⑨以故严重之——因为上述緣故都十分敬重他。严，尊敬。 ⑩爭为用——搶着為他出力。 ⑪这句說：本县的少年和邻县的賢豪，半夜趕車到郭解家門，迎接亡命者到自己家里去供養，這樣的事情經常有十多起。 ⑫徙豪富茂陵——建元二年（前139年）武帝置茂陵邑（治所在今陝西咸陽市東北），元朔二年（前127年）采納主父偃建議，將郡國豪傑及訾（贊）三百万以上的人家遷徙至茂陵，以收內实京師、外銷姦滑之效。 ⑬不中（仲zhòng）訾——意思說，家产不滿三百万，不符合遷徙条件。訾，同“贊”，財產。 ⑭吏恐，不敢不徙——意思說：郭解名氣很大，县吏因怕違犯朝廷命令，不敢不把他遷走。 ⑮卫將軍——卫青，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人，汉代名将，武帝时官至大将军，封长平侯。曾數击匈奴有功。為言——替郭解說話。

至使將軍為言①，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余萬②。軻人楊季主子為县掾③，舉徙解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

解入关，关中賢豪知与不知，聞其声，爭交驩解⑥。
解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⑦。已⑧又殺楊季主。
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⑨。上聞⑩，乃下吏捕解⑪。
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阳⑫，身至临晋⑬。临晋籍少公素不知解⑭，解冒，因求出关⑮。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⑯，
所過輒告主人家⑰。吏逐之，迹至籍少公。少公自杀，
口絕⑱。

①布衣权至使將軍為言——一個平民居然有力量使大將軍替他說話。
②這句說：歡送郭解搬迁的人一共湊了千多萬錢給他。③县掾（怨 yuàn）——縣中的助理官。④舉徙解——呈報上郭解的名字，使他被遷走。
⑤關中——今陝西省。⑥爭交驅解——搶着同郭解結交。⑦出未嘗有騎——出門從不騎馬。⑧已——已而，後來。⑨闕（誦 què）——宮闕，皇宮。這句說：楊季主家派人到京城上書告狀，有人又在宮門前把他殺了。⑩上聞——皇帝知道了這件事。上，指漢武帝。⑪下吏捕解——下命令給茂陵的主管官吏逮捕郭解。⑫夏陽——故城在今陝西韓城縣南。⑬臨晉——晉，今山西永濟。這句說：郭解逃亡時，把母親和妻室安置在夏陽，自己單身逃到臨晉。⑭素不知解——一向不認識郭解。⑮解冒，因求出關——郭解冒昧去拜訪籍少公，就此請求他幫助出關。⑯太原——秦郡名，轄今山西中部一帶，治太原（今山西太原）。⑰所過輒告主人家——一路所過，常常將自己要去的地方，告訴留自己住宿的人家。（表示光明磊落。捕吏追查到後，留宿人家可以指出郭解的去向，藉以脫罪。）⑱逐——追捕。⑲迹至——尋踪追到。
⑳口絕——錢索斷絕了。

久之，乃得解。穷治所犯①，为解所杀，皆在赦前②。輒有儒生侍使者③坐，客薦郭解，生曰：“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責解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絕⑤，莫知為誰。吏奏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議曰⑥：“解布衣为任俠行权⑦，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當大逆无道⑧。”遂族郭解翁伯⑨。

自是之后，为俠者极众，赦而无足数者⑩。然关中长安樊仲子⑪，槐里⑫赵王孙，长陵⑬高公子，西河郭公仲⑭，太原卤公孺⑮，临淮兒長卿⑯，东阳田君孺⑰，虽为俠而遂

①穷治所犯——彻底追究郭解所犯的案件。②为解所杀，皆在赦前——郭解所犯的杀人案，都是在大赦以前干的，均經赦免，不能治罪。
③侍——陪侍。使者——朝廷派來彻查郭解犯案的专使。④以此責解——拿儒生被害的事情責問郭解。
⑤竟絕——終于追查不出來。

⑥御史大夫——汉三公之一，位次于丞相，是主管监察的长官。公孙弘——字季，薛（今山东微山）人。治《春秋公羊傳》。曾任博士，官至丞相，封平津侯（平津故城在今河北盐山南）。議曰——批駁道。⑦任俠行权——好打抱不平，濫用权勢。⑧當大逆无道——應判以大逆无道的罪名。當，判決。⑨族——一族誅，全家被殺。翁伯——郭解字，梁玉绳認為“翁伯”二字當系衍文。但也有人認為司馬遷特別提出郭解的字，加重語勢，表示對他的同情。⑩赦而无足數者——都是傲慢無礼值不得提起的。赦，倨傲。
⑪长安——今陕西长安。樊仲子——《漢書·游俠傳》作樊中子。⑫槐里——故城在今陕西兴平东。⑬长陵——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年）筑陵置县。治所在今陕西咸阳东北。⑭西河——汉郡名，轄境約当今甘肃、青海二省黄河以西，即河西走廊与湟水流域地区。郭公仲——《漢書·游俠傳》作郭翁仲。⑮卤公孺——《漢書·游俠傳》作魯公孺。⑯临淮——汉郡名，治取處（秋闐 qīlú，在今江苏睢宁西南）。兒長卿——兒，讀作“倪”。⑰东阳——临淮郡屬县，故城在今安徽天长西北。田君孺——《漢書·游俠傳》作陈君孺。

遂①有退让君子之风。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②，南阳③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④！此乃乡者朱家之羞也⑤。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⑥，言語不足采者⑦。然天下無賢與不肖⑧，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⑨。諺曰⑩：“人貌榮名，豈有既乎⑪！”於戲⑫，惜哉⑬！

①遂（群朋 qūn）遂——《漢書·游俠傳》作“拘拘”，謹慎誠實貌。
②北道、西道、南道、東道——指以京師長安為中心的東西南北四方。道，猶方。趙他、羽公子——說：是一人，姓趙，名他，字公子。③南阳——秦郡名，治宛（今河南南阳）。④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這些人不過是混在民間的強盜頭子罢了，哪裏值得一提呢？⑤鄉（向 xiàng）——同“嚮”，從前，過去。這句說：這些都是從前朱家那樣的人所引以為耻辱的。⑥中人——中等身材。⑦言語不足采者——說話沒有什麼可取的。⑧無賢與不肖——不論上下人等。⑨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談游俠的人都把郭解引為自己的榜樣。⑩諺曰——俗話說。⑪既——作“定”字解。這句說：人的相貌和榮譽名声，哪裏有必然的聯繫呢？⑫於戲——音和義都同“嗚呼”。⑬惜哉——惋惜郭解這樣的人竟未得善終。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1952年10月上海1版1次

（上海長樂路7號）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1/2印張1—65,000

中華書局出版 大東集成聯合印刷廠印刷 定價4分